

《望春风》：重返时间之河



《日常的深处》



阅读格非的长篇小说《望春风》，很明显感觉到，他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语言变得更平实、亲民，故事变得更容易进入、读懂，对读者的适应度从小众走向了大众。

《望春风》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有50年之久，对一个乡村的历史变迁和精神流变进行了微缩式展现。作家立足于自己熟悉的江南乡村，以一颗慈悲之心，尝试理解生活和流转在土地上的每个普通人。这是格非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“江南三部曲”后的一次全新尝试，也是对半个世纪中国乡村文明史的一次隆重致敬。

故事发生地儒里赵村，是江南一个传统简朴而风景如画的乡村，赵氏号称

祖先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。主人公赵伯渝身世坎坷，从小不知道母亲是谁，做算命先生的父亲又在他少年时自杀身亡。长大后，赵伯渝的母亲突然传来音讯，并安排人将他带到母亲所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。遗憾的是，他最终没能与母亲见上一面。

故事的最后，赵伯渝回到儒里赵村，与他生命中如母如嫂的春琴结为夫妻，住在当年父亲上吊自杀的破庙——便通庵里，重新开始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。他们的选择，相当于重返一种怀念中的过往。至于能坚持多久，小说没给出答案，而是将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。从历史意义上看，小说安排赵伯渝回归村庄，其实体现的是格非对故乡和农耕文明的一种寄托，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回归吧。也即，表面是回归，实则告别。

格非说，他写这部小说缘于弟弟带他去看老家，他发现老家没了。他说：“全部都是一片瓦砾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城市化。可对我来说，意义有所不同。在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，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。虽然四周空无一人，我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。”

小说读到最后，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荒芜感：“我朝东边望了望。我朝南边望了望。我朝西边望了望。我朝北边望了望。”这里的“望”，给人一种一望无际的空的感觉。

“到了那个时候，大地复苏，万物各得其所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，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，各安其分。”这样的描述，难免让人内心微微一颤。我想起了故乡的老屋，那空下来的场院、被砍伐的杉树……所有熟悉的、热爱过的事物，都在我们全家离去后，变得面目全非。当然，我也看到新修的道路在这座村庄里延伸，新生的婴儿在这座村庄里长大，一种全新的乡村生活秩序，像藤蔓一样在这座村庄里重新铺开。

一部《望春风》，与其说格非在写江南乡村的变迁，不如说他在写时间。时间永远是最强大、最能摧枯拉朽的东西。世界上的任何人、任何事，最终都将臣服于时间。故而，格非对乡土文明和乡村生活的追怀之意义，不仅在于过去的50年，也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和不可知的未来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作者王小伟琢磨了一种恰当的、刻画生活的手段，从怀旧的影像中梳理内心，透过自身的经验和长辈的回忆，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技术人工物是如何生灭的，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之前的岁月物件是如此金贵，仿佛家庭成员，而现在的物件变成了纯粹的商品，只剩下干瘪的使用价值。作者以技术哲学为基，打破学术和文学的壁垒，把物当成主角，刻画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集体历史。

作者王小伟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、杰出青年学者，近著有《技术意向性与现代技术治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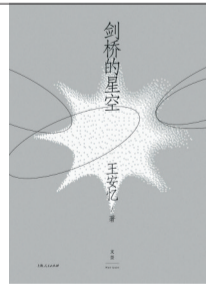
《迷墙》



这是著名摄影师严明的首部彩色摄影集，是一部深邃而神秘的迷人作品。“墙”是这部作品集的核心意象，严明认为，墙壁不仅承担围蔽的功能，还是情感和审美的媒介，记录了生活和历史的变迁。通过对墙的观察，他传达了对过往的沉思和对未来的预见。我们跟随他的脚步，拾级而上，打开一扇扇尘封的门，探寻墙背后的故事。本书分为“情迹”“迷墙”“无常”“未央”四辑，辅以四段精妙的文字，每段文字，都是他对生活、艺术与自我认知的持续对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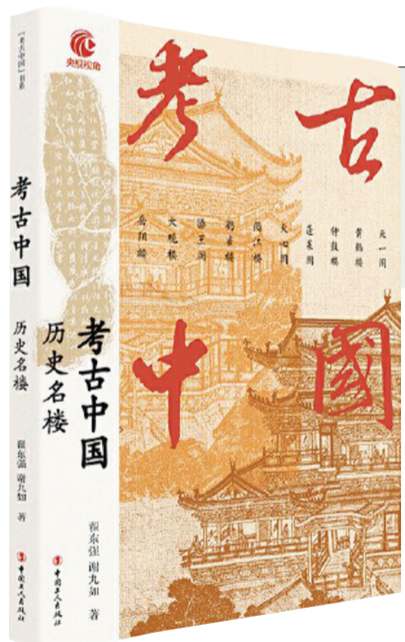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严明，中国著名摄影家，出版有作品《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》《大国志》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长皱了的小孩》等。

《剑桥的星空》



本书收入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四篇长文，包括《剑桥的星空》《命运与无命运》《温柔的资本》《音乐生活》，是一部风格独特的读书随笔。作者将阅读、思考、见闻、音乐、游记等经验糅合在一起，自由徜徉于文学艺术的王国。从亨利·詹姆斯、艾丽丝·门罗、罗曼·罗兰到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《倾城之恋》，作者旁征博引，打破作品和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，把握其中的暗流和脉络，透过文字和生活的表面，呈现出独特的个人经验，并触及更为深邃的存在。

作者王安忆，作家，著有《69届初中生》《纪实与虚构》《遍地枭雄》《启蒙时代》《考工记》等10余部长篇小说，以及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论著、剧作等数百万字的作品。



感受千年名楼不一样的美

——读《考古中国：历史名楼》

生。全书以10座名楼为蓝本，生动摹写出有关楼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故事，在展现这些多彩景观之时，一并挖掘出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命运，充分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恢弘。

首章从地处江南一隅的藏书楼——天一阁切入，追溯了万卷藏书与百年名楼、浩瀚典籍与传统文化间的紧密联系。此楼系明代进士范钦的私人藏书处，位于今浙江宁波，是中国现存年代最古之藏书楼。范钦曾官至兵部右侍郎，平生喜购书，在各地做官时广收图书，抄录善本。所藏多为明人著作、明朝所刻书、明朝地方志及登科录。后经其子增藏，共聚书4000余种，5.3万余卷，并有五代至宋元碑帖720余种。藏品中最稀珍的是明代的地方志和科举录，分别有271种和370种。它保存了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首科至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第52科完整无缺的进士登科录，堪称镇楼之宝。作者简述了该楼修建的缘起，探讨了这座书阁的建式风格，与我们分享了范钦在收藏各类典籍时所遭逢的曲折经历。在作者看来，该楼之所以能荣登10大历史名楼之列，不在于它有多么精巧的布局，也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的建构；而在于充盈其间的浓浓书卷气和翰墨馨香。正是得益于这座阁楼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，最终让原本籍籍无名的江南小楼顿时蓬荜生辉，从众多的楼阁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江南大地上一张显赫的文化名片。

在10座名楼中，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黄鹤楼。这座始建于三国时代的天下名楼，因唐代诗人崔颢登楼所题《黄鹤楼》而名扬四海。这座气势恢弘的名楼，由于历史和战火的原因，屡建屡修。

虽然历代在修葺重建时，有关楼的型制、样式、风格及工艺，都略有不同，但那些浪漫的黄鹤楼传说，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那份缱绻情深，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千古怅然，以及日暮乡关何处是、的缕缕乡愁，却深深地叩动着人们的心房，成为后世重修重建它们的根本动因。巍峨挺拔的黄鹤楼，不但吸引着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、写诗作赋，更唤起了无数国人对故乡、对友情深沉的眷恋。它更像是一座精神坐标，把中华子孙们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，展现出炎黄子孙炽热的家国情怀。

同样令我们魂牵梦萦的还有因诗词而兴的岳阳楼，这座依偎于八百里洞庭之畔的名楼，只因北宋年间，诗词大家范仲淹题写了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，从而让这座依山傍水而建的阅兵楼，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各界人人向往的“打卡之地”。诗词中所表达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热血担当，正是我们这个民族“敢为人先”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。此外，深情矗立在黄河岸畔的鹳雀楼、有着吉祥如意之称的滕王阁、祈愿天下太平的钟鼓楼……它们都将国人的美好祝福和对未来的热情期盼，通过楼与阁的巧妙配置，用气韵生动的建筑语言，深情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。

站上如此绚丽多彩的文化名楼，有看不够的风景，有抒不完的歌咏志，有道不尽的家国情深，有传颂至今的文明故事。它们穿越历史长河，洋溢着诗情画意和那份仪态万方的风姿，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基因，令天下人为之动容，更让世界为美丽中国而瞩目！

刘小兵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这首家喻户晓的五言绝句，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在登上鹳雀楼后，挥笔写下的千古名诗。其实，鹳雀楼只是中国众多名楼中的一个缩影，还有许许多多特色鲜明的亭台楼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由翟东强、谢九如撰写的《考古中国：历史名楼》，尝试从人文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10大古代名楼的文化寓意和历史变迁，于勾连古今中，生动呈现出华夏楼阁艺术的宏大魅力。

这10大历史名楼为：天一阁、黄鹤楼、钟鼓楼、蓬莱阁、天心阁、阅江楼、鹳雀楼、滕王阁、大观楼、岳阳楼。它们如一颗颗璀璨闪烁的明珠，镶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。有的因藏书丰厚而令人怦然心动，有的因抵御强敌名闻天下，有的因帝王垂爱声誉鹊起，有的则因神话传说而广为人知，还有的却是由于文人墨客歌咏传颂至今……

作者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，在厚重的历史典籍里洞察古今，并以田野调查的方式，踏足于一座座沧桑悠远的名楼现场，深入探究着这些楼阁的前世今